

■ 张爱辉 著

LAO SHE ZUO PIN YAN JIU



老舍作品研究

中国文联出版社

■ 龍虎輝 著



毛金作品研究

中國社會出版社

老舍作品研究

张爱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舍作品研究/张爱辉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4

ISBN 7-5059-3923-8

I. 老… II. 张… III. 学术论文-中国 IV. 1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0475 号

书 名	老舍作品研究
作 者	张爱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责任编辑	古 元
书名题签	刘文义
封面设计	吴晓庆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68 千字
印 张	7
插 页	1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923-8/I·3037
全套定价	118.00 元
本册定价	17.50 元

同堂四女公何在
湖底犹沉断魂枪

壬午春偽農詞劉文義書

目 录

第一章 人民艺术家——老舍	(1)
第二章 老舍长篇小说代表作品研究	(9)
一、中国古老民族性格的解剖——《二马》	(9)
二、对旧中国社会的讽刺与批判——《猫城记》	(25)
三、灰色人物的灰色人生——《离婚》	(44)
四、美好灵魂毁灭的悲剧——《骆驼祥子》	(68)
五、民族性格的改造与重建——《四世同堂》	(92)
第三章 老舍中短篇小说代表作品研究	(123)
一、一首血泪凝聚而成的诗篇——《月牙儿》	(123)
二、对时代变迁中人生的哲理思索——《断魂枪》	(137)
第四章 老舍话剧的代表作品——《茶馆》	(145)
第五章 老舍作品主题探究	
——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	(161)
第六章 老舍作品艺术的美学特征	
——“京味儿”及其他	(176)
结束语	(199)
后 记	(201)
附：老舍年表简编	(203)

第一章 人民艺术家——老舍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人。他生于北京城一个贫民家庭,他的父亲舒永寿原为清朝保卫皇城的一名护军,1900年在与八国联军的作战中阵亡,全家靠母亲为人缝洗衣服和做零杂工的微薄收入艰难度日。靠一位乐善好施的刘大叔(后出家为僧,号宗月大师)的主动帮助,老舍才得以入学读书。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他非常熟悉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戏曲和民间说唱艺术,这种阅历有利于他日后创作的平民化与“京味儿”风格的形成。

1918年老舍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了小学校长。次年,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他没有直接参与激进的新文化运动,没有直接参与“五四”运动,但“五四”运动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他创造了做作家的条件,如他自己所说:“没有‘五四’,我不可能变成个作家。”“假若没有‘五四’运动,我很可能终身作这样的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绝对不会忽然想起去搞文艺。”“‘五四’运动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这双“新眼睛”使老舍看到了一些过去未曾看到或不理解的东西——“以前,我常常听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类的泄气话,而且觉得不足为怪。看到了‘五四’运动,我才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

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①话虽如此,在二三十年代,老舍始终与时代主流保持一些距离,在创作上也常表现出不苟时尚的自足心态。他常常试图在创作中超越一般感时忧国的范畴,去探索现代文明的病源。

1923年初,老舍在他任教的天津南开学校的《南开季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小铃儿》,以及论文《儿童主日学和儿童礼拜设施的商榷》。这是他的试笔。正如老舍所说:“除了在学校里练习作文作诗,直到我发表《老张的哲学》以前,我没有写过什么预备去发表的东西,也没有那份愿望。不错,我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曾在校刊上发表过一篇小说(指《小铃儿》——编者),可是那不过是为了充个数”^②。老舍真正开始他的创作生涯,是1924年赴英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以后。至1929年夏返国,五年的时间,他在英国完成了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1926)、《赵子曰》(1927)、《二马》(1929),并接踵连载于《小说月报》。

老舍曾这样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我二十七岁出国。为学英文,所以念小说,可是还没想起来写作。到异乡的新鲜劲儿渐渐消失,半年后开始感觉寂寞,也就常常想家。从十四岁就不住在家里,此处所谓‘想家’实在是想在国内所知道的一切,那些事既都是过去的,想起来便像一些图画,大概那色彩不甚浓厚的根本就想不起来了。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地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我想拿笔了。”^③

1926年,由许地山介绍,老舍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可以说,老舍最早是以文学研究会作家的身份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上为文坛所认识的。

《老张的哲学》以作者的故乡北京为背景,展示了小市民的生活侧面。小说描写了一个学校的校长兼杂货铺老板又挂名巡击的

老张的市侩哲学：“营商为钱，当兵为钱，办学堂也为钱。营商、当兵、办学堂则财通四海，钱达三江，此之为三位一体矣，此之为钱本位三位一体”^④。为了抓钱，老张不惜采取种种卑劣手段（放高利贷、卖鸦片、虐待学生、与人争夺财权乃至逼人卖女为妾……）。小说即以此为主线，而两对青年（李静与王德、龙凤与李应）的恋爱悲剧（老张一手造成）穿插其间，通过半封建半殖民地宗法社会中这个恶棍命运的描写，展现了20年代在黑暗势力的摧残逼迫下，北京普通市民艰苦挣扎终不能免于失败的悲剧命运。沉痛揭示了几千年来沿袭下来的封建传统道德观念对人们精神上的毒害，在哭声中暴露了现实社会的丑恶、腐朽。

《赵子曰》仍以北京市民为表现对象。与《老张的哲学》不同的是，这部长篇描写的是住在天台公寓的一群大学生的生活。他们自我标榜为“新人物”，但却灰天黑地地过日子，整天喝酒、打牌、唱戏、追女孩子，荒废学业。主人公赵子曰即是其中的一员，他爱慕虚荣，喜欢排场，不务正业，糊涂混世。他的同学欧阳天风，更是都市畸形生活所孕育的怪胎。作品通过他们空虚无聊的生活的透视，剖析了这群“新人物”骨子里的“旧”与“俗”。他们卑微的心理与空虚的灵魂，正是“国民劣根性”的真实写照。李景纯重实际而弃空谈，心怀博爱又是非分明，富有正义感和上进心，寄托着作者的理想。最后，在李景纯的引导下，赵子曰走上了正路。作品写赵子曰从“混世”到“救世”的觉醒，包含着作者对生活的希望，也呼唤着自重自强的民族精神的再现。只是由于远离祖国，未免对国内的实际情况有些隔膜，甚至流于空想。

《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开始显露老舍独特的艺术个性：长于表现北京市民生活，且具有浓郁的北京味儿，笔调幽默。“讽刺的情调，轻松的文笔”使这两部作品赢得了广大读者。但在某些笔法上，“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有时夸张失度，给人以笔无藏锋之感。对此，老舍也早有所察觉：“我初写小说，只为写着玩，并不

懂得何为技巧，哪叫控制，我信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要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畅肆”^⑤。

《二马》是老舍早期三部长篇中的翘楚。

在新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中，长篇小说作品寥若晨星。《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的发表，使老舍成为这一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开拓者。

1929年老舍离英返国途中在新加坡勾留数月，写作了又一部长篇《小坡的生日》。这部童话体的作品，虽然不无思想观念上的模糊，但它借主人公小坡梦入“影儿国”的历险奇遇，表现了作者对被压迫民族的深切同情和“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的希望。

1930年老舍回到祖国。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其创作进入鼎盛时期。此间最出色的作品是《骆驼祥子》（1936），这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此外，还贡献了《猫城记》（1932）、《离婚》（1933）、《牛天赐传》（1936）、《文博士》（1936—1937）等。另有写于1930—1931年间的《大明湖》，原稿被战火所焚，未能出版；一部中篇《新时代的旧悲剧》（1935）及三个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显示出旺盛的创作力。

《牛天赐传》写一个被人遗弃的私生子牛天赐，如何经历种种社会的、家庭的变故，从收养他的商人牛老者家的“少爷”沦落到贫穷的大杂院，最后成为站立水果摊前的小贩。作家既悲愤他的坎坷遭遇，又毫不留情地讽刺了他的软弱和怯懦，迂腐和自私。作品不仅刻画了牛天赐个性鲜明的性格，更从历史文化传统上，从特定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上，以烛照幽微的观察，探究造成他思想性格复杂的原因；以幽默的语言，从生活的发展中，从微妙的社会联系中，表现牛天赐思想性格形成的过程。正如老舍在作品最后所言：“……这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小英雄怎样养成的传记。”

《文博士》又名《选民》，它通过一个留学生回国以后“谋事”的经历，暴露了国民党官场的腐败，社会上的市侩风气以及最终依附

于封建势力、反动政权的知识分子卑污的灵魂。文博士是一个留学美国后归国的博士，他学识未长多少，却学会了投机钻营和拉帮扯套。作品细腻地描述了他在钻营的活动中如何在“腐臭的”社会环境中丧尽了那仅有的一点作人的“良心”和尊严，成了一个市侩小人。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洪流。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以往似乎很少参加政治活动的老舍，此时却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文协”的诞生，并连续七年任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积极投身抗战文艺工作。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老舍作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同时也创作了大量文学艺术作品。老舍说：“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战；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既愿以笔代枪，那就写什么都好。”^⑥这个时期，老舍在文学创作上的一大特点是开始了鼓词、旧剧、民歌等通俗文艺作品及话剧的创作。

“莫任河山碎，男儿当请缨”^⑦，老舍是用他的一枝笔请缨出战的。他所写的鼓词、旧剧，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强烈的战斗性。这些通俗文艺作品，也许并非是能传之久远的精美的艺术品，然而在民族救亡的伟大斗争中，这些作品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话剧创作在这个时期的创作中占有最大的比重。老舍这时期写的剧本计有：《残雾》（1939）、《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写）（1940）、《张自忠》（1940）、《面子问题》（1940）、《大地龙蛇》（1941）、《归去来兮》（1942）、《谁先到了重庆》（1942）、《虎啸》（与赵清阁、肖亦五合写）（1943）和《桃李春风》（和赵清阁合写）（1943）。这些剧作全部取材于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尽管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上存在着差别，但总起来看，它们所包含的社会内容是丰富的。它们歌颂了英勇献身的抗日将领，赞美了人民的抗日热情，鞭挞了汉奸，揭露了国统区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讽刺了发国难财的“政府”官

僚与投机奸商,揭示了善良者的美好心灵,涤荡着青年的悲观苦闷的情绪,在真实、自然的生活描绘中,无不洋溢着作者的鲜明的感情色彩。在艺术上,老舍不断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努力探索话剧艺术手法与特点,为他建国后的话剧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但整体而言,老舍还不善于组织戏剧冲突,结构大都比较松散,对主题的开掘也不够深入。这一时期思想艺术成就最高的还是他的小说作品。

至全国解放,这一时期老舍的主要小说作品有长篇《火葬》(1944)、《四世同堂》(1944—1948)、《鼓书艺人》(1949),中篇《我这一辈子》(1947)、中篇小说集《月牙集》、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东海巴山集》、《微神集》等。

《四世同堂》是老舍40年代小说的代表作。《鼓书艺人》是老舍40年代末与曹禺一起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在美国讲学期间写成的,由郭镜秋译成英文在纽约出版(1952),80年代才由英文回译成中文重返祖国。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一群由北方流落到重庆的鼓书艺人的遭遇为题材,着重写了方宝庆和唐四爷两个艺人之家。由艺人们的痛苦与抗争,揭开了旧中国城市的又一个阴暗的角落,成为老舍所描绘的城市底层社会的生活长卷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朴素本色地描绘日常生活,却又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在艺人们对旧世界、旧生活秩序的反抗、对新生活的积极寻求中,显示了老舍从对小人物的同情或批判转向注重他们的觉醒与反抗的重大变化。革命者形象的出现,更给老舍的作品加入了过去几乎没有的坚定昂扬的气息。

老舍作为一个杰出的长篇小说作家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他自称“才力不长于写短篇”^⑥,但应当说,他的为数不少的短篇中确有一些佳作。《月牙儿》、《微神》、《断魂枪》、《柳家大院》、《黑白李》、《上任》等都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或思想价值。许多短篇对人物的刻画相当成功。

老舍的短篇小说就像为他的长篇作补充，展开了一幅幅小画面。在这里，缝穷的、保媒的、掌柜、拳师、强盗、溃兵、教员、学生、刻薄的房东、虚伪的女善人、中西混合的博士……一一得到了“放大”，更清楚地把市民社会的各色人等推到读者面前。作者不仅赞扬下层人民的人性美、人情美，颂扬他们以崇高的精神力量去战胜传统旧道德观念，为他们“一天到晚为嘴奔命”的生的艰难而叹息、不平，也为一部分下层人民之间的冷漠、歧视，以至相互攻伐、残害的历史现象感到痛心。《柳家大院》的王家小媳妇就并非死于统治阶级之手，而是在深受统治阶级道德准则毒害的，与她地位相同的穷人们看热闹中走向绝路的。小说通过人物形象揭示出劳动人民心灵上精神奴役的巨大创伤，这是老舍这位平民出身的作家对自我的超越。在《黑白李》中，老舍通过对比的艺术构思，热诚地肯定了黑李这位革命者，说明老舍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文学影响下的可喜进步。而从基本倾向上看，老舍的短篇小说主要的仍然是对旧中国黑暗社会的批判和否定：依仗洋人欺压百姓的恶霸（《柳屯的》），官即匪、匪即官的腐败制度（《上任》），反动统治下混乱的社会面貌（《火车》），被人遗忘的拳师没落的悲哀（《断魂枪》），小市民、小知识分子灰色生活（《马裤先生》、《开市大吉》）……老舍的小说天地是十分宽广的，而其主旨则是鲜明的。

解放之后的五六十年代，老舍“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以饱满的热情继续他的文学创作，为新社会歌唱，为人民歌唱。1950年至1966年，他共创作了23个剧本（其中多幕话剧15个，独幕剧1个，多幕歌剧2个，曲剧1个，改编京剧4个）、两部长篇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还有几部散文集和一些曲艺作品。

这个时期成就最突出的是他的话剧创作。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久，他就创作了反映现实生活的著名话剧《龙须沟》。老舍出身贫苦，他一生的创作都从城市贫民的角度感受和表

现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历史。新中国的成立给城市贫民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前途,老舍通过政府翻修龙须沟事件,表现了这个时期北京城市贫民的生活变化和精神面貌的变化。虽然对主题的挖掘还不够深入,但以形象式的掠影,把这一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搬上舞台,场景活泼,形象鲜明,结构统一,纯熟的京味语言,更增加了全剧的亲切感,标志着老舍话剧艺术的成熟。1951年,因话剧《龙须沟》被北京市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1957年老舍发表了他的话剧力作《茶馆》,这是中国话剧史上继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原野》之后的又一部杰出的话剧作品。

老舍一生还写了大量优秀的散文作品,他的散文以刻画的细腻、笔调的幽默、语言的亲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独成一家,同样具有较高的历史地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老舍于北京投太平湖自杀身死。

注释:

- ①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
- ②③⑤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 ④老舍《老张的哲学》
- ⑥老舍《八方风雨》
- ⑦老舍《北行小诗》
- ⑧老舍《老牛破车》

第二章 老舍长篇小说代表作品研究

一、中国古老民族性格的解剖——《二马》

《二马》是老舍客居伦敦时写作的最后一个长篇。最初由《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五号(一九二九年五月)开始连载,同年第二十卷第十二号续完。

(一)创作动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揭示国民性的作品不少,但把人物放在异国环境中,将贫穷落后的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民族性相比较,以此引起人们的反思,给人们以警示,老舍的长篇小说《二马》可谓独树一帜。

《二马》的故事并不复杂:马则仁的哥哥在伦敦经营贩卖古玩^①的生意,他病逝之后遗嘱马则仁接替他的事业。全书即以马则仁、马威父子在伦敦经营古玩店生意时的生活和遭遇为基本线索,广泛地描述身处异国的中国人所受到的歧视和他们在感情上的痛苦,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种族歧视和金钱主宰一切的现实。这个作品从表层的情节看,是马则仁父子同房东温都寡妇母女感情上的纠葛以及他们未能如愿的爱情故事,中间杂以古玩店的经营、马则仁参予拍摄侮辱中国人的电影所引起的纷争、同某些英国人的日常交往等等,纵横交织为日常琐细的情事。但在表层的故事的下

面却是对于中国人愚弱“国民性”的探究以及对于健朗的民族性格重建的憧憬。

我们看到，作者在作品中用很多事实揭示了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歧视：在英国人眼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他们是“黄脸鬼”，“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做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英国的小说、电影都在编造着、宣扬着中国人杀人、放火、放毒等种种野蛮可怕的故事，使中国人的形象以十倍狰狞的面目刻印在英国人的脑海中。马则仁、马威父子俩租住温都寡妇的房间，在第一天早饭的饭桌上温都寡妇的女儿玛力就在心里嘲骂马威了：“不光是英国男子能打你们这群找揍的货，女英雄也能把你打一溜跟头！心里也同时想到她的朋友约翰：约翰在上海不定多么出锋头呢！”后来，马则仁同温都寡妇相处很好。两个人都有意结婚，但是民族歧视的传统观念使温都寡妇不敢应承。这种民族歧视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因为温都太太租房给马则仁父子，她的一些亲戚好友就再不愿同她来往；设若她同马则仁结婚，那么女儿玛力就会找不到恋人，“一个年青气壮的小伙子爱上她，一听说她有个中国继父，要命他也不娶她”。马威后来单恋玛力，玛力拒绝马威的爱情，也是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自称“真爱中国人”的伊牧师，“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英国的小孩子以侮辱年过半百的中国老人为快事。这种事实的揭示表现了作者强烈的民族义愤。

但作品的主旨却并不在于对英国人进行控诉、声讨，而在于引导人们在义愤填膺过后，做深刻的自我反省，从我们民族本身的痼疾、民族老化问题寻找出受人歧视的内部原因。

作者认为：“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

是‘人’，弱国的呢？狗！”《二马》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必须自强，然后才能同其它民族讲平等。“当国家乱的时候，没人跟你表同情。你就是把嘴说破了，告诉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我们是古国，古国变新了是不容易的，你们应当跟我们表同情呀，不应当借火打劫呀！’这不是白饶吗！人家看你弱就欺侮你，看你起革命就讥笑你，国与国的关系本来是你死我活的事。除非你们自己把国变好了，变强了，没人看得起你，没人跟你讲交情。”中国是弱国，“海军不成海军”，“陆军不成陆军”，缺少出类拔萃的人才，这就是中国人受人歧视的原因。而中国人之所以弱，又与中国人病态的精神状态——国民劣根性密不可分。弱国和劣民之间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那还有什么希望！作者的目的是要在这部作品中比较中英两国国民性的不同，从比较中揭示中国人的不健康人格，批判中国古老的文化所造成的国民痼疾。

老舍曾经明确地讲过他创作《二马》的动机：“写这本东西的动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①。这个创作意图主要是通过老马这个“老派中国人”形象的塑造实现的。

（二）老中国的老分子

马则仁的形象是衰朽的民族的一个代表。作者从马则仁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待人接物、思考问题的习惯等方面，细致地刻画了马则仁的性格，画出了我们民族中或一种已经老化了的灵魂。老马代表了老一辈中国人中“出窝老”的一类，在他身上表演着“老中国儿女”的种种悲喜剧，正如作者所说，“他不好，也不怎么坏”，“他很可爱，也很可恨；很安详，也很无聊”。概括起来，老马性格中的劣